都公譚纂

都公譚纂卷下

門人陸采編次

正統間北京忠勇前衛百戶楊安以病死其妻岳氏美色有一校尉欲犯之不從因誣岳氏與壻伍永通謀殺夫與鄰婦郝氏召術士池榮書符焚湯中飲之以致夫死上其事於官岳氏郝氏并伍永池榮皆被逮繫獄刑部都察院覆審皆如初擬轉送大理寺時左少卿薛瑄掌寺事以岳氏前後獄辭不同處較之都御史王文以嘗官大理意頗弗懌許

事張梲㨿宣德年間事例獄有疑不決者取
旨定奪瑄等具奏以有閒有旨着都察院差
成御史一員體訪得寔來說御史潘洪據岳
氏四鄰及醫人供詞係百户楊安馮廝絲半
年死其名術士沈榮安因家不寧身日操練
令妻岳氏偕隣婦郝氏請至并無謀害等情
覆奏得旨既自宽枉都饒了罷原問官好生
不用心罰俸三月刑部奏係都察院四川道
問御史罰俸亦如刑部遂奏連錦衣衛上悉
皆宥之錦衣衛指揮馬順自斷百旗校等鞭

之校尉衛潘御史遂許御史潘洪奏事詐不
以寔洪發充大同威遠衛軍岳氏獄事着多
官午門外問岳氏等四人不勝拷訊即將誣
服次日薛瑄張抗與右少卿顧惟敬賀祖嗣
寺副貴欽周觀等皆被拷問王文命鞭瑄為
瑄所直乃奏衛士沈榮原係蘇州府常熟縣
人而顧惟敬寺丞仰瞻周觀張抗等皆蘇州
人顯有情弊上命錦衣衛隔別打問時仰瞻
捕蝗淮上周寺副被馬順窘辱不得已辭遂
連瞻〻提解回京是誣服刑部定罪岳氏丘

永淩遲處死郝氏沈榮紋罪薛瑄秋後處決仰瞭軍與諸生同衛顧惟敬以下咸降官三級未幾薛瑄以讞獄官奏辯其冤發原籍為民景泰初復起為南京大理丞轉北京少卿英宗復位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王文之誅瑄傳旨四月也瑄入閣四月即懇致仕

景泰間廣寧伯劉安守大同郭登為參將時英宗在虜廷一日虜人擁之至大同城下要與登計登曰虜人之來情未可測不若拒之要

不從乃縋城而下謁見英宗言虜人別無他志但欲多得財貨耳安迺撿庫藏及民間得金帛鉅萬明日下城悉以虜人還密奏英宗啟開轅門誘虜人入固而奪駕英宗曰虜人狡獪不可當此計一泄禍必及我矣計遂寢虜人得金帛還擁駕去安即日具奏朝廷似有怨意取安回南京而以登代之後英宗復辟登禍幾至不測時徐有貞當國與登有文字之好為力爭上前獲免然登亦自是解兵柄矣安遂召還北京上一日罷朝御文華殿

宣安至首言大同事慰勞再三凡昔所費悉倍賜之而安之寵遇日隆矣未幾兵部尚書陳汝言以贓敗事連登遂充肅州軍上崩登乃復舊爵

天順初英宗以徐有貞有復辟功進爵武功伯獨任机密極蒙眷遇有貞為人頗險為石亨等所忌會監察御史楊瑄巡撫河南田奏宦官曹吉祥與亨強占民田等事上欲窮治瑄有貞因爭之已而御史張鵬漢奏亨〻疑有貞之為乃陰結吉祥密言于上御史奏事不

宣皆有貞使之上命錦衣衛鞫問誰所使令瑄等對都御史耿九疇鞫問官承上旨兩御史不勝拷訊辭逮連有貞有貞與九疇皆降官而有貞為廣西參政瑄等皆發充軍然亨心欲害有貞乃潛使人進匿名於上覽之大怒命追有貞至京下錦衣衛獄幾有不測之命適承天門災遂安置金齒為民及曹石事敗上感悟一日問呂原等徐有貞安在原言見為民金齒不勝困悴望陛下哀憐之令本州為民上由是時召有貞使還田里後上復

用有貞兩為李賢所沮最後閣下缺人出自
上裁令中書科寫勅取徐有貞來用勅其未下
而上崩矣有貞家居四年純皇帝即位詔復
其章服閒居八年七月以疾終年六十有

六

湯胤績為錦衣衛指揮時徐武功李文達當國
权寵赫然胤績圖大用乃繪二公像懸之書
室晨夕執禮甚恭或以言於徐公公莊之且
曰胤績乃狂生大用必僨事不幾李公薦為
參將守邊一日胡人有收馬城下者胤績輕

勒兵赴之已而胡人大至亂續兵寡仍無援
者賊中流矢而死以是服徐公之知人也
正統丁卯劉草窓先生買舟上京途次晚泊其
子宗序登岸散步見人家畜一牛而五足其
一足生於頸蹄反向上宗序言於先生先生
未信往視之果然先生曰牛土屬而蹄則尤
賤者今反居上得非有小人之變乎後二年
王振致北狩之禍
俞司寇父仲良素寬厚長者嘗一日自外歸見
有偷兒方竊其家堂前錫燈檠仲良迴避俟

其袖出乃入後家人以失器告仲良曰此器久不堪用吾已與錫工新之也後竟復買終不令家人知之又嘗一日宴客〻有貪耆飲畢袖其銀杯其妻屏後見之呼仲良入告以故令撿之仲良笑曰酒器夜來吾已磨其一汝何視之誤耶

俞公士悅由進士歷官至太子太保兼刑部尚書貴顯無比一日有相士至門公遣微服相士見之不以公為貴人既退人謂之曰子善相扎不識俞尚書耶其人弗信翌日俟熟視

公見其頭大聲曰貴在是矣人皆笑其妄公獨以為然蓋公初生一月頷患疽脫去頷骨母夫人甚憂之一夕夢神人謂曰兒後大貴吾為易其頷骨耳此與周益公易髯楊誠齋易腦骨事甚類也

陸森敗孟貽為人豁達大度嘗有同門友姓某者家貧無依行乞於市公致仕歸一日送客出門遇其人立門側求乞守門者叱之公曰勿叱也引入中庭命與之食公熟視良久入語夫人曰吾觀丐者絕似吾少時友某人豈

即其人耶遂令人問之丐者具道姓名乃真其人也公即出持其手曰子何一貧至此乎相見晚矣即延之坐與共寢飲：畢具浴丞命家人取衣一襲與之易服留止十餘日其人感謝辭去公親送之至一小室請其人入曰吾已為子置此但安居可也室中器用靡一不備又遺米十石白銀十兩曰聊為生植之資毋浪費也其人感刻入骨

參政吳公惠以紀聞為行人與舒給事使占城海中遙見青山一抹時風浪大作頃之忽至

其下蓋瑯琊山也其山稜利如劍鋒下白骨無數鬼神出沒烟霧中舒給事分必死慟哭公顏色自若作文祭神投洋中風息得過公有詩云巨浪摧山撼別島黑波涵月撼危檣則其險可知矣

陳節憲有戒俞司徒仕朝同為郡學生而居亦相近嘗偕往學中時天尚未明學前有小民早起闢肆卒前呵之聲以為貴人鄙至啟門視之寂無所見惟見二公談笑而來其人心頗異之後二公皆仕至極品當杖福之人雖

鬼神亦預知畏而為之避焉

城西陳生以煎銀為業嘗有商人就生家煎銀生以假銀誘之商年少勿之悟也既而持歸其父知之怒其商人無以自明即經死未幾其母以子故悲憤而死父曰妻子既生亡吾何以獨生於是亦就經焉後陳生在家忽白日震雷一聲出陳於戶首與四體皆已斫去其家悉被雷火所焚延及百餘家

郡人李茂少失怙恃叔伯順撫之成人茂篤於孝敬一日伯順病將死藥不能療茂操刀入

室剖心肉如小指大用香灰封其瘡乃以心肉和猪前黄之進於伯順伯順食之甘美疾遂愈茂出無恙

滁州劉侍郎清少為州學生書過目成誦嗜酒賦詩七好滑稽嘗丁祭畢諸生爭取祭物劉公略不之顧戲作彈文揭明倫堂壁曰天將晚祭祀了只聽得兩廊下鬧吵吵爭胙肉的你精吾肥爭饅頭的你大我小顏回德行人見了微微笑子路好勇者見了心焦燥夫子喟然嘆曰我也曾在陳絕糧不曾見這等大餓莩

既而醉臥忠之明旦御史下學見壁上字召諸生責之曰獨責劉公不責也後劉公官京師三品與大臣上疏言事左遷四川參政乃作詩云一封朝奏九重天臺閣諸公盡左遷獨有風流老參政滿船簫鼓下西川其風致可想也

景泰甲戌會試商閣老為考試官取中門人九人有潛榜字於礼者部門者云天下解元俱下第翰林高第盡登科時昆陵胡忠安公為大宗伯知之遂付一笑又軒公輗為刑部尚

時儉甚每部中午食止豆腐一乾塊嘗有為詩一律置於公之座上其一聯云終日公堂飧豆腐長齋私室倒金尊公見之曰此必諸司官所為然無如之何也案按鄭公寔行兆外錫也山將擊宇文圖嘗仕寧王府教授王雅重之然性剛介少容竟坐事落職流寓荊州日惟賣文為生求之者甚衆每有所作輙援筆立就未嘗起草自巡撫大臣以下皆禮敬之武昌府檢校尹君與文圖交為予言文圖年百十餘歲頭不童齒不豁步履輕健如飛仙往

者或不遠云

四明儒士胡弘任之精卜筮之術尤善測字嘗一日途行有二舉子將赴鄉試以識胡拉而問之胡曰二君一有阻一中選皆以為不然後一人果以父喪不得入試一人果以是年領薦或問之喪父者問時適有人汲水而過水與立泣字也吾是以知有哭泣之戚次人問時偶人立其旁立旁有人位字也吾是以知其必中

評話之評從評改平非

真六者京師人瞽目善說評話而家甚貧則其

時某翁嘗往來河南豁告以貧故欲與偕往翁諾之一夕與真出西化門外以一驢共乘戒之勿言耳畔惟聞風聲久之聞雞鳴翁呼真下驢則河南某府也真以河南去京師若干里非一夕可達心大駭然以翁戒終不敢言居半月為人說詞語獲布五十疋大喜過望翁乃買驢自乘命真乘驢尾之復一夕而歸真以翁多術心生艷慕抵家牽翁衣曰翁必教我否則吾將聞之官翁曰此縮地法也汝不可學不得已以下篋授之真大精其術

後有瞽人馬六者亦京師人師事真六人問其術者曰滿户外言無不驗天順間有強盜數人校尉捕之不能得乃問於馬馬曰汝急往山東某地酒肆中同飲者即群盜也校尉馳往如其言獲盜縛之盜驚問曰吾輩寔盜然已改行將爲商何知之耶若是誰言之死無悔也校尉曰吾實不知卜者馬六教我耳群盜大銜之中一人命其家族夜半持刀行刺馬六床上聞叩門聲亟呼家人曰有人來殺吾言未畢其人破門而入刺殺之

王驢兒濟寧人也醫搜曰為人推磨每午買燒
酒二樽留其一以為夜需一夕壺忽罄然空以
酒需斟已質之不服中夜扃閉伺焉閒壺有
聲起視壺嘴有矢遂過室摸得一狐沉醉以
破帽入其首繫之五鼓狐醒呼王求釋王不
可乃曰汝與吾有緣合以推命相授吾釋我
於天機也釋之遂成一人與王談命數月窮
其妙由是以其術名天下人叩之者日滿戶
外景泰中吾鄉徐武功有貞以都御史治水
張秋時王尚書竑亦以都御史暫淮上漕運

二公一日微服過王生令其推命王生闔二公莽知其非常人遂起延入内坐各問生年月日曰貴人也徐公詰之曰吾兩人爲商何貴之有曰公等皆顯官繫金帶切弗隱也徐公大驚漢詰曰吾楊州太守王公曰吾湖廣參議曰非也其都憲乎皆不應曰二公官當至尚書但徐公之爵較王公尤高惜乎不久王公能急流勇退耳後王公入兵部不三年即乞致仕徐公天順初六陞兵部尚書至武功伯未逾年罷皆如王生之言

王昌

昌人者義興山中人也身長七尺膂力絕人家貧農以服田為業自負其力不畜牛每東作方興則解衣往田間負背犂以耕〻或近田塍〻為之動遇休耕力無所用時〻作戰慄狀必連拔數樹而後已他日行之野見有持鎗逐虎者昌呼謂曰搶幹堅乎取屈之屈乎而斷笑曰搶如是乎虎烏能斃哉拔道旁竹斷其末〻及竟而虎至虎張頤將向昌〻即以竹貫其喉更持虎兩足投林薄中則已僵矣義興山有巨蛇長數丈素為人害昌一

日出樵見草間蠅營營然心疑其蛇挾草視
之果巨蛇也即提其尾向空擲之蛇墮地而
死又嘗轉運於京道值水軍聞昌之多力也
然以其田夫共肆詬侮昌怒舉所載舟檣木
拉之仆水者幾百人衆驚曰彼豈固若是耶
及抵京同漕者咸以驢駝來輸之囤昌獨橐
米懸長木負之以行橐多至二十餘步無倉
側雖素稱有力人者亦皆以為莫及也
無錫教諭金廷輝四明人也成化癸卯大比為
江西考官夜閱卷倦甚忽坐聽夢有草角書

陸字改除是
重字改雨非

生揖於前曰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願賜存留救全覺而心異之偶閱一卷文理頗優疑相之間叩還須夢書此來謂其言如初余意決遂取是卷揭曉拆之乃貫狀元予充時于充年十六歲恥在輦角語其夢蓋下知也

松江上海縣地名十字廟有農家延僧誦經驅蟢於門時暑天之有負牛皮過之渴甚置牛皮蟢下入野店沽白酒飲忽陰黯四合一霹靂擊碎蟢䇯牛皮飛去不知所向農家妙屋上但見竹釘萬計皆長二三寸滑潤可愛不

可咲也

北京安化門有古窑成化間一貧人偶宿其中夜深月明如晝有二人携手過言明日當會順承門外呂先生六來會貧人窃聽之疑其仙也明旦亟往其處見一人執扇有出塵之態即曳其裾再拜曰子呂洞賓也願有以教我其人大驚且行且卻迤邐至天池壇前曰汝執吾扇吾欲溺指織中丐謂曰汝食之貧人方戲顧下（丐）背人與織物忽皆不見惟手中扇存焉

侍郎孔公齡文言向為廣西按察司曲艤舟登晰江濱其鄰舟有占城人將進虎京師延公過舟虎置園中毛色炳然有一人能馴虎開園門以拳入虎口佈捧之拳出略無所傷復戲其足作退縮狀夷人言帝甚惜歸爪故也又呼其名而問飢否語言莫辨虎為長吼若求食然公大驚而退又言寧南廉之劇昌時其地多虎縣有隸卒身長七尺素稱多力嘗晚回遇虎於道其人倉惶上樹〻寄丧高丈虎怒齧之幾倒人知不可免遇虎飲泉即躍

下與虎抱持良久而絕人往來乃言於虎曰吾與汝氣力已盡若下見害可長吽三聲吾即釋汝否則俱死此樹下耳言畢虎果悲號者三其人隨手縱之低首掉尾而去

陸儀吉言乃父景福知寧波府日天久不雨聞郡之金井山有金線者能致雲雨遂往禱焉山去城約五六十里金線在山之第四潭景福焚香致敬置一小瓮潭側見有物蜿蜒而入即携之以歸置城隍中果大雨沾足景福喜甚欲親送其還而憚於遠乃命儀吉與郡

學袁先生者偕行二人舟中觴酌既醉袁先生者善諧謔金綠屢為袁所侮儀吉亦乘醉執筆取蘆出金綠視之其身細如燈心而黃色然已殭矣儀吉笑曰龍果若是乎幾欲以手斷之竟惧其龍而止及抵山間筆中有聲視之則已能動不復殭矣遂携之上山將至潭見黑雲四起潭中之魚皆跳躍似有迎意金綠出筆漸大如臂已而雷雨交作天昏黑咫尺莫辨皆相顧大驚匍匐而下登舟雷雨益甚舟幾覆二人罔知所措皆再拜謝罪舟

始克齋

濟寧人王士能年百二十三歲朝廷聞其老嘗召見之賜宝鏹以歸成化丙午余友禮部楊君循吉以使事過其州微服訪之見士能衣白禪衣坐大床上年可四五十人楊君問其所以致壽〻士能曰無他術也但平生不肉食不畜妻妾不識數不爭氣耳又問其日食幾何曰食一餅及少菜而已

北京劉老者曾往湖廣岳州其地往〻有殺人者謂之採生遇每年閏月人五六成群〻以

長竹竿挑小筐籃竿上有鈎用以鈎人凡逢人採捉不採捉雖親識遇之亦不能免僧或婦人尤喜捉地人謂婦人和尚其十倍於男子也有老人教劉生住人家宿以足跋殘泥掐履其家門限上視之須臾掐去昔其家必行此術甚衆鬼為之掃除也意行句宿又其人採此時或反被有力所縛每人出銀五十两謂之買命錢嘗有一僧野行被採生者六人悉以竿鈎其衣僧知不免佯謂衆曰吾死固不可逃但裡衣新換人賜不欲濊其德脫下就死何

如衆從之僧素有力甫脱衣即疾揮禪杖擊倒六人悉縛之六人者求救共出銀三百兩僧遂釋之持其銀去

肇慶人言其鄉善捕虎者嘗夜持藥箭隱深山草莽中聚山木爇之有虎與熊偕來熊身兼三虎時天寒見爇薪皆附之其人潛以箭中熊喉熊以掌拔箭對虎似有怒意虎伏已而痛甚即以所爇木擊虎虎斃熊亦繼之其人并得二物以歸

宿州民徐某者嘗過其州一山見鵲跳躑草間

近之已不能飛疑為蛇傷取視之有小蛇蟠草間其背下覺就嚙徐知毒甚即以所佩刀剜去臂肉如錢急歸以藥裹之浮無恙無幾時復往山中見剜去肉大如升心頗怪之刺以物感毒氣回家即死

金齒山中多猿人家畜牛屢為猿所害每收時必衆守之蓋猿見牛即誇其背以掌入牛穀道盡取其腸胃以出牛痛甚犇猿坐自若竟不肯下牛斃有方無如何也

薊州一僧寺每年七月十三日有僧坐化觀者

如堵布施財物不可勝數遼御史劉清按其地聞之亦往觀為僧死坐龕中御史有疑命左右撼之不動細視之其釘於榻上由是僧皆服罪蓋寺中每養丐者肥美遇是日用計死之以規利耳

南濠張曉初以按徒為業老而無子嘗有挈子挈家將赴南雍舟泊曉初河下曉初延之登岸畀會問其人詢知曉初無子乃以己女給為女奴賣與曉初為妾以供給費曉初憐其貧以白金五兩內為入夜問其女則云宦舉

應以原文改正排

子之生曉初驚曰吾士人而取衣冠女為妾以供狳賞吾不忍也明早急遣還舉子而不索其銀舉子悦謝而去瑜年曉初生子廣吏僉憑皆是也人以為陰德所致

相城有丐者王姓嘗操小舟往來乞食每得酒肉遇佳者則貯一竹筒中歸以奉母母飲食之起為歌舞娛其心之悦而後已時陳先生繼主沈氏館聞其事嘆曰王某真孝子也

吾鄉沈徵士希明正統初遇僧弘慈濟者陝西

人年九十餘言在元居李思齊幕下思齊死乃削髮為僧書無不讀嘗為徵士講周礼與易能前知未來事尤精於星命是涉滌先生再傳盡以其書授徵士且曰今之推命者動稱子平蓋祖宋末徐彥升非徐子平也子平名居易五代人與麻衣陳摶同隱華山蓋異人也涉滌之法較子平為勝徵士亦精其術然祕其書不肯輕與人推

兵部侍郎李公貫居吳城之東公自為郡學生至歸老於家每出必於城外上馬逮回望城

門即步未嘗一日易也大理寺丞仰公聽少
亦為郡學生時夏建中先生為訓導後公每
經其門必為下馬人識之旦暮皆然觀此二
事亦可見前輩謙德
月十五日相傳為呂純陽誕日吳中福濟觀
每年遇是日設大會游人往来簫鼓不絕觀
主老道士為余言是日必精點陰靈亦必開
齋余十數年来驗之果然陸放翁筆記云四
月十九日城郡謂之浣花遨頭宴於杜子美
草堂余客蜀數年屢赴此席未嘗不晴蜀人

云雖戴白之老未嘗見流花日雨也放翁是說正與此類相似皆非偶然者不可曉也

望信橋織工趙某產子三足二陰一足在左腹下其一陰生於左股左脇上復有塊如杯躶一晝夜不死人來觀者衆遂壓殺之

李都御史賓四川合江人其鄉有土地祠李微時經祠前見塑像起立心竊怪之歸以語毋欲碎其像毋止之神忽托夢祠旁人云李秀才過吾敬之起立彼不知乃欲碎我微其毋吾不免矣李後復過其祠戲書像背云此人

無禮合送酆都人復夢神泣告曰李秀才今將送我酆都頃急求救於其母鄉人往告母怒李遂滌之後果至大顯

郡人沈氏兄弟二人其兄嘗一日倚屋柱有所思忽雷碎其柱半身為雷火所焚視之甚黑但聞空中若有人云誤矣視其家則已如故絕無痛楚其弟在城讀書樓上一日震雷碎其柱其藏書大匣以鐵緣四角盡鎔為汁銅鎖與匣中數十錢亦鎔而匣與書俱無恙不可曉也

石湖農民有管某者其妻通於人謀所以殺之未果一日與其母詒他事載管於河醉之酒推墮水中時水淺管救於漁人獲免抵家勃悟妻之謀也妻見夫歸大驚夭晚遂誘其浴復携沸湯欲因而灌之湯未前忽聞霹靂一聲其妻已斃死矣

閶門人陸某嘗夜夢皁衣者四人至其家再拜乞命明旦忽有人持四蟹來饋陸笑曰昨宵之夢其殆汝耶然吾必欲食汝不能釋也竟烹食之不二日疽發於背諸藥莫療而死

成化末内官阿丑年少机敏善作教坊雜劇憲宗每令献技以為戲時汪直勢方赫〻丑欲傾之裝一醉人仆卧於地或呵之曰其官至醉人不起又曰皇帝駕至卧亦如故後云汪直至矣醉人倉惶驚起或問之曰汝不畏駕至而避畏汪直何也曰當今之世吾知有汪直而已他不知也上悟待直頓衰保國公朱永治府第私役軍士頗衆丑一日裝兩人於上前一人誦詩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擊之曰何為誤八千為六千一人答曰二千在

保國家造房上疑之勿信密令人視之果然
保國懼即日撤工
三原王公為都御史時巡撫南畿嘗一日至吳
恐从原文丙字改面非
有市井無賴乘其醉面罵公於道公見之略
無怒色但從容言曰此人醉矣命吏卒遣之
若王公可謂有輔相之量者矣
者字不宜删
沈石田先生嘗與陳起東會飲於吳太史家時
賀解元恩陳進士策在座先生不善飲酒至輒
辭起東云吾有一對君能對之吾當代君飲
先生曰然起東云恩作解元礼合賀其榮也

其榮賀字先生應聲曰蒙為進士耻當陳嘉謨為陳嘉謨字合座無下擊節

乒上鄭御史王越嘗出入大監汪直門下又嘗從汪出征北邊官累升至威寧伯一日忽作詩曰歸去來兮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也如世事只如此試問古人安在哉白髮有情憐我老黃花無主為誰開平生報國心如火一夜西風化作灰未幾汪敗越以附汪故竟削爵為安陸州民亦詩讖歟僧起宗為予言之

遼紹興某氏寺有老僧年七十餘五十年前

曾手錄此詩起宗親見其藁始知非王所作蓋好事者嫁之耳

慈谿張御史昺字仲明都御史楷之子成化間知江西沿山縣縣有寡婦止一子為虎所食訟於張張與之期五日奏乃齋戒作文移縣城隍神大槩言神不能禦災捍患而縱虎食人五日内必驅虎伏辜否則毀其廟而更置之後五日天未明夢有人告曰虎至矣虎至矣張驚起佩劍升堂急令啟門忽二虎至俯伏庭下若有神人守之者張曰吾良民之子

而汝無故食之法當抵死二虎有不傷人者退一虎起繞伏虎一匝低尾而出其一不動張素善射挾所佩箭三發三中其首尾犹不死命隸卒亂鞭殺之台婦人歸其虎甫到官凡淫祠悉為破毀獨鄉落一祠民秘之獲存後張以公事經其地夜忽夢神告曰頭公怨我無毀我祠翌日詢於鄉民急毀之神忽降於隣縣之民某甲曰吾被張知縣毀祠張公陽官且近人吾不敢近頭借片地暫棲吾身張公去祠可復也汝不從吾五日内必禍及民初不

信不三日果煩懣吐逆神仍降皆羅拜許之遂為立祠張不知也又有道士善隱形術寓某观中淫人婦女不可勝數張一日擒至重鞭之殊無所苦頃之并其形不見張詬以他出竟馳观中縛之而歸裸其身用印於背然後鞭之隨聲稱冤竟死杖下

西番長耳僧法奴居中國三十年善漢人語丁酉歲遊吳止孔拜寺為予言其生弥西里國在天方國西五年可達中國去其国一年之程有蔵國把囯者地廣千里人長五丈其聲

鬧一二里日飯盡米一石然聽詩閒金鼓或
抱彝安疾走其小兒亦飲之餘也長耳禮宗因
因教遊行海上凡數十國其在中國足跡遍
天下飼其耳耳長百歲每日惟食飯一盂雞鶩
于同亦皆食之或數日不食亦不飢也後渡
錢塘江觀潮溺死
松江有老醫張公壽者神其術然不肯輕傳其
鄉嘗有一婦懷孕將產一日誤跌遂悶絕延
公壽治之公壽取鍼上鍼後開婦胸當心鍼
之隨產一子公壽命視之手果有鍼穴蓋此婦

被跌為子手捧其心故悶絶耳後此子竟曲一指

嘉定縣八都有農家產一女左股有肉塊甚薄三日塊破出一女大如瓷眉髮手足悉具出時尚活未幾與此女同死

湖廣劉長史梁少年在學景泰壬申冬夢神人告之曰明年秋汝第中舉名在一百十二俟貴當中狀元汝第方得進士聞語長史皆以為湖廣解額止十八夢必無應明年開科長史果中一百十二名時年廿十七後應試下第頗

憶夢中之言不就教職成化丁未始第進士
榜首果費宏也亦異哉
河南都司有王指揮者妾生一子後繼室生子
病不離體一日召女巫治之巫云所居屋有
厲鎮發之果得木人王疑庶子所為時庶子
居城外莊屋王命兩家人縛之回稱至不測
來人勸子制行子以父命不可違遷延至晚
至則城門已閉是日按察司有劉憲副者亦
召此巫巫亦說言如王氏發屋復得木人巫
云此必門子所為刘曰門子無怨無德胡為

厭我命搜女巫於其懷得小木人甚多即杖殺之王氏聞之亦悟父子歡然如初

揚州寶應縣有周秀才者年少時其父与聘同縣張御史女張卒女患顛疾周氏欲罷婚女家亦許之周生獨不肯曰女之疾吾之命也且張公已沒人將不議吾家耶卒娶之逾一年生一子女疾已瘥

無錫有金生者嘗有役事至湖廣茶陵州時暑天經溪澗浴之忽陰中痛及歸痛時作每作覺其中有物用力出之其物類棗核堅硬如

然後無痛必出不久竟死又有周某者畜一黑犬甚愛之食必親飼後犬病瘵周恐傷人頸之屋柱一日飼之被嚙其背周且痛且怒乃烹食之食已疾作口吐出犬聲有物如蚯蚓狀從陰中出痛不可忍諸藥莫療而死

化萬三之留爐火所致其子既戍邊疏用以是給當牛馬千計無錫某御史當按遼陽友人知其事勸取其方御史至即坐沈以強盜繫之獄沈求免御史曰能予我丹方吾貸爾罪沈謝言無方但先世所遺成藥耳因獻數合

得色御史歸分交少許交亦致富

天順成化間吳有顛馱子者與妻僦居每三五日一出市薪米而歸歸即閉門不語坐廛人不之疑也顛後老死隣人於其家得丹盎之屬始知其有爐火術亂

有道者語先君云不生不殺先君遂不畜雞豕客至市以供之又云人欲求道須於功名上開一關方心死

朱晦翁有乞米帖云欲觀造化之理今歲吳之道場山

朱晦翁居白鹿洞與白玉蟾善一日登山值雨
有田父舉手指空雨為之不濡門人問曰何
術也翁曰偶然耳他日翁患膝創頗劇玉蟾
取水為洗之隨手而脫翁驚再拜曰師何神
哉玉蟾曰偶然耳翁大慚然不終窮其術
翁為江西提刑聞唐開府紫虛真人尚在其
山中使人持書乞為弟子且曰能以道相授
昔當來不來不敢見紫虛復云道不可傳朱
某心不至門人請曰仙師嘗云傳道必擇世
閥忠孝之士元晦真儒奈何拒之紫虛曰吾

道貴誠朱某不誠耳弟子請其故曰朱某陰
悦吾道而陽非之是謂不誠不可傳也

張三丰有遺墨僕少好道走四方無所得至正
某年遇陸龍先生於嵩山授以真訣遂而超
悟陸先生圖南之高弟子也

三丰去金陵太祖欲見不可得命真人張宇初
求之宇初偵詣武當山拜表云望都差將吏
訪於洞府名山今其表見本山志

今世所予奉張仙其狀紗帽挾彈昔乃蜀主孟
昶像也初花蕊夫人得幸於昶國亡入宋藝

祖亦寵之夫人德故主日懸其像室中一日
藝祖入見而問之夫人倉卒對曰此張仙也
奉之宜子由是傳播民間家按張仙五代人名遠霄於青城山遇四目仙翁得道廣石碑刻其像并蘇老泉讚曰又若真有其人者不可曉也
孝宗皇帝山陵畢有五色雲起於陵上結成鸞
鳳飛去聖主返仙不偶然也
予在禮曹當郊天之前一日與同官露坐忽五
色雲見於日下氤氳鮮翠予急索酒號飲之
亦平生奇觀也
義門鄭氏藏書最多永樂初進其什之四五今

内閣多有其本徐天璽所藏蓋多出此予數徐之孫嘗見有義門印記跋語予借送狼籍予貧不能買迄至今惜之

浙江人錢知縣賜綖室許氏臨平人名璚姬善於詞翰嘗有詠句詩云鵲噪未為喜鴉鳴豈是凶人間凶吉事不在鳥聲中又有新月詩云三星明燦爛一仰一鉤金似吾深閨裏春來夜夜心

江西袁御史道為太平知縣時縣有老民家深山中以藏駝錢物乘之出山中途藏匿不肯

行老人無以爲計遣一人乘驢而至謂老人曰汝何之曰縣前耳其人詒以偕往旣曰汝老人且羸劣若是我驢馴暫以代之何如老人謝焉其人乘羸鞭之疾行老人進不能及失其所往悔恨欲絕不得已訟於袁袁命以驛置聽事後四日來袁餓驢四日老人至問曰汝認羸去路乎曰知之遂命隸卒牽驢與老人抵失羸所縱驢任其所之驢以餓甚且熟識故道疾奔至家則羸正繫於門吏卒縛其人見袁竟服罪焉

文宗儒宰永嘉縣日有商人糴米倩人擔之其人出商不意從別道去商蹤跡不能得訟於文〻受其訟佯為不理命姑退未幾白倉官云欲下倉視糧命各鄉里正集脚夫於倉是日文入命商人立於門倉脚夫一一過目畢獲其人遂服辜

木漬係蘇州地名

作收非

賂从原文公字作公非

木漬士民張玉姓甚孝又雖老好為人解紛一日為鄉里圓融訟事與玉議欲得白金數兩賂公吏則事易乎玉初不欲翁伏恐拂其意乃計所貿易有餘乃取其一劃白布尺許裹

以與翁〻与衆至邑前叢飲酒家歡呼大醉失所携物謂同行者曰我與兒議彼不欲吾來而吾強來今物已失去事亦無成我何面目歸見彼耶乃留宿邑西精舍同行者歸語翁〻曰錢帛悅來之物失之則已何為不歸復取所留鋌裹以反亦與衆人入城語曰翁固〻非之物乃衆相戲剽藏於而歸今復携來勿驚惱也以鋌視翁〻以為然遂與同歸若某可謂善孝其親者矣

原以原文引字改付非

陸某長洲農民也嘗染風疾鬚眉盡脫累藥無

致自以為必死遂辭其家操小舟攜一孫自隨往來江湖間丐食為活嘗晚泊酒家求酒適有白衣老人惻然憫之曰吾善治此疾即以鍼刺其兩股血流如注命以河水沃之須臾血止復探囊中以紅藥一丸如小指大與之曰服此至夜半當出大汗可急入水浴之問其姓曰姓鍾問其所居何地曰黃村其服其藥至夜半果然時暑天如其言入水浴之浴畢呼其孫曰吾疾去矣吾疾去矣孫驚喜不勝明日操舟眾人亦大驚詢其具言其故往

其地謝之則絕無所謂鍾先生者始知為鍾離仙云或言其曾救一投水婦人亦陰德所致

弘治六年夏吳中大疫常熟尤甚小民多闔門死無棺以斂往往推墮水中婁凰李氏一門死者十二人所存惟婦女小兒然亦皆病臥同鄉一匠與李氏翁善一日忽李翁至門言其家人疾死欲棺十二口無口之直酬米二石煮挽傭共之數人舉尸入棺翁去匠家惟六棺載之以往入門寂無一人舟入中堂見

尸十二卧於地而翁在焉近大驚欲近棺則心有疑且念舊交乃尋杯珓於翁前祝曰茲米不知翁死若許取米仍戴棺如數言畢擲之果如祝近者急回造六棺倩人一一斂之遂戴其米以歸後亦無他異

婺鳳鄉居民厫氏家頗富一日所藏錢盡飛入鄰家盛亂見之然無以為計

鄉人朱某居閶門之西夏月嘗夜半啟門就涼見正北雲際露一龍頭其大如屋睛光爍然旁背立一披髮人來大驚欲仆須臾雲擁不

見朱疑披髮者為真武神以問於予予曰此司龍之神非真武也

弘治壬子六月浙江定海縣巨室袁氏一日忽爽流湧中不見水漸至撒漫頃焉遍所居皆是定海衛官與知縣聞知皆來聚觀不知何怪也

白蓮橋有漁人網得一物鱉頭眼似如大鮎魚尾四足如鴨狀類小犬鱗甲悉具漁人以為奇怪鞭數百下死復放水中而去不知何物也

滁州觀生嘗夜乘馬過近州山間時已昏黑見
一物如金盤相去甚近觀疑其為鬼且進且
却既而漸逼觀馬不得已以鞭擊之墮地視
之乃一一螢也

予嘗遇一方士自云嘗游青城山見供佛水盌
乃其大桃核可一升異而扣諸小僧僧云吾
師挾遊山後方士俟其歸求指示僧怒其徒
輕言不得已易衣而往初度嶺三四里抵危
磴捫壁而步僧行如飛至一橋窮橋得廣平
石可數畝其下隱隱若聞雞犬之音崖側隱

卧一桃樹長數十丈枝葉四布花方盛開香芬異人世崖上有桃鄉二字大如席適劢可愛淹數年間再遊則其僧已亡矣故道迷塞也

嘉興焦通判陝西人其叔焦三素狠戾生子病疹禱於城隍不效擊敗神鼻其妖為王妃忽鼻痛不可忍夜夢城隍訴焦三破鼻事妃曰吾凡無状何不病之而為病我神戲頷曰此人凶惡吾不敢犯妃告於王以十金改塑乃差讙所謂兒怕惡人也可發一笑

乩仙降筆時有之近余在鄧氏頗奇主人請撰春聯時命改易不厭既退而余語客曰此雲乩尔然亦可謂羅敷無為明旦仙至遂書云今日一字不易予笑曰當因吾言耶月餘在江陰葉氏忽降筆云為我謝都少卿如何考吾羅敷無為予為拊掌益醉中一言乩亦聞之葉為題清濟樓絶句云四圍山色繞闌干六月清風入座寒對此令人發佳句襟期一片海天寬亦可喜也

正德中予在礼曹安南會試訓導朴直堅舟漂

入廣遂達闕下予遣使事檢其稿潟古抄周易從而借覌中與華異者數十處如盛德大業至矣下無扎字是與人物以前民用是下有以字可備異聞也具見周易考異

吳傒有為南戲於京師者門達錦衣奏其以男裝女惑亂風俗英宗親逮問之傒具陳勸化風俗狀上命解縛面令演之一傒前云國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云云上大悅曰此格言也奈何罪之遂籍群傒於教坊群傒恥之駕崩遁歸於吳

陝西秦府有龜鈕印金重几斤六兩又曰秦王王之寶蓋太祖時賜秦府也王所無也秦府又有徑寸珠一重七錢七分一重八錢七分名太歲彈成化末取入內庭

南昌鐵柱宮晉許真君鎮蛟之所鐵柱在池中徑尺餘水退可見昔有人攜鐙其上水騰沸急滅鐙乃已蓋真君與蛟誓鐵柱開花釋之蛟見火將謂柱開花也池上至今不敢燃燈宮有真君塑像成化初韓都憲雍總督兩廣軍務道經南昌入宮塑像首忽墮地韓公驚

愕許殺賊勝為鎮君鑄銅像至廣東獲賊像遂易焉

南城羅侍郎玘有異質九歲始能言言即知書十五歲始寤十五以前未嘗一瞑目恒見一老婦紡績其床側言既通不復見蓋思媪也

又羅公為士子時游鄉校尊經閣見梯還一紙皮初亦不怪行數步而取之則已撤去蓋妖狐所脫也

正德中教坊莊賢素多貲其父卒求志墓於浙江一老軍不能撰托一友為之其間有云君

配某氏有賢德三女皆適名族時人傳以為笑

張公元禎居翰林久其門生之子又有出門下者其人不敢稱門生而通狀曰門孫家寧焉公文升齒德並尊鄉人以書通者不敢稱鄉尊而曰鄉祖此亦可作對也

錢山錢秀才凡應役糧長縣令點名凡偶不在遂易服以代令怒欲鞭之錢以直告令曰汝既為秀才吾有一對秀才糧長打糧長不打秀才錢即云父母大人敬大人如敬父母令

笑而釋之

華亭之王巷有王姓者居焉一日王出有女方十餘歲偶於嫂室見一僧長約二尺餘從床下出奪其衣女推之再四得脫驚告其嫂嫂曰汝無懼第先入我潛門外如僧出當執之女如言而入僧果出擁女如故女高呼曰和尚來了嫂進執之真一小僧也但不能語似欲掙脫有頃則變一木塊辨之乃訪車輪心耳王歸憐而焚之不滅遂以刀碎之視其中隱隱有血於是投之於水後其家或不舉火則釜

中悉皆灰泥閒亦有不潔汙其中如是月餘乃息

郡人王生自蜀回言嘗見一驢而五蹄其一生腹下比四蹄稍長人東起之則其行如飛雖善馬初逮辭其束則一步不行

南京一貴人家慶壽命厨人於羊群中取母羊將宰為享客之用厨人置刀盆上方塩既至而失刀所在頗怖之乃盡逐羊尋之唯一羔跪不肯起視其腹下乃刀也蓋其羔即此羊之子厨人感悟遂棄其業

有一道士善書符篆人求之者往往有驗膚菴藐先〻生父知之曰汝符何以能靈道士曰信手揮將去知他靈不靈先生曰此名言也大凡人之學術到純熟處已亦不知方見其妙

成化丁未八月廿九日常熟之李墓人有掘地得古磚一塊乃唐顧府君墓誌銘其文曰太和二年十一月八日葬府君於黃邨舊塋禮也曾祖思緒祖廸父巽府君諱良輝字德光府君即冑子也性好幽居丘園順德抑㨔伸

弱非公不（闕一字）一死將（時）年五十有六茲年九月十五（日）遘疾終于私第有子四人長碩秀次碩（闕一字）次（缺）康次（訛）芳並哀號泣血氣竭而息恐里巷移改勒碑為銘詞曰起：丈夫雄：氣色儉恐遷化急魂莫測身沒名在嘆之何極

常熟一鄉民因歲歉携其妻將往溧陽依大家以居附舟至宜興舟人欲圖其妻乃紿夫曰汝何必往溧陽吾熟此處大家與汝登岸投可相依昔來取妻証不肯跋涉夫然其言令婦候舟中與舟子行時天色已暝舟子負木

撓隨行至松林以撓擊其夫仆地意其死矣回舟謂婦曰而夫已為虎食而今奈何婦大號哭舟子曰而甚哭我亦有家與爾完聚足矣婦叫號不已直欲尋其覓舟子仍負撓引婦同行欲併殺之途中過林莽間有虎躍出直趨舟子婦奔走宿野寺明日回舟與舟子偕同至溧陽某家言其故主人不內婦復號哭墓有里正從其旁偶問故婦具言其事里正曰適在縣見前一男子訴在某處被舟人謀殺幸而不死豈汝夫耶導婦至邑門夫婦

大哭復歸常熟

朝鮮入貢必遣六曹參判為正使其官即中國之侍郎別一人曰書傳者蓋糾察參判之官一或失禮必歸奏於王以罪之位卑而权重參判不敢慢也

朝鮮設官名與天曹朝殊故以官通安南則同名故總稱陪臣大頭目而已正德中予在禮曹正使刘德光其翰林李士由狀元及第來見予語之曰德光在道必有紀行之作肯出示予德光讓謝明旦與副使御史阮秉和共

作古風一篇律詩三篇以呈詩意大抵歸美於予語亦有可取者今藏于家

洪武中鄉試主考有儒士或致仕官今惟兩京翰林官主試其他亞聘校官而已鄉試有錄謂之小錄前必有序文余見三十年前小錄前後序凡三四篇者今則惟前後二篇同考官不得作也又嘗見永樂四年登科錄第二甲在前列者亦得刊策今策惟第一甲得刊永樂十年會試中庸一題刊義二篇今則題止一篇唯論或五六篇耳往時鄉試作策場皆如前

場七篇止作五篇亦得中式宣德十年應天府鄉試吾
鄉祝參政顥以減場得高魁今則凡減場者
皆帖出矣

釋氏磬口向上上者陽也求人以陽之義鈴口
向下下者陰也求人於陰之義

僧入定有至數十百日者欲其醒不可呼撼當以
小磬向耳旁擊之既甦又當以人乳滴口中
待其腸胃滑通然後食以湯粥乃得不死

張士誠初據姑蘇居承天寺佛殿宋慧感夫人
祠在其旁每夜出驚恐上卒士卒不安遷居

府治

慈谿楊君又于席爲詩啟援下筆數百言不屬草一日余與楊君議同會各文濡毫立成數律君讀曰君之才敏捷堪奉使外國足以驚倒番人各文曰吾詩不行於中國僅可以驚番人乎相顧一笑

闕文眞公在吳有部民負黃帕直入聽事公異而問之曰某謀撞也楷書千字文一本進呈朝廷乞公引拔公取觀爲給驛傳以行及入乃得吉云孫灌書法麁俗令再習小楷灌

失意而歸自後每為人作字必題云欽命弁習小楷孫潼又郡人吳英好作大字往來徐武功之門武功得罪以黨被逮有司無以入其罪坐流民配之廣西後赦回自署紙尾曰欽調廣西民人吳英

上饒婁諒以道學為鄉人所尊礼桑民懌為太和訓導往謁諒時諒方搆室其柱且合抱民懌目笑曰顏氏陋巷亦有是乎諒色不怡坐定民懌求觀所為文諒出一編民懌覽數篇即還之曰吾始聞先生名甚重今覩先生之文

散漫無法殆不滿余望也諒怫然曰吾文何處無法請明言之民懌抵掌笑曰先生過矣詩文不佳道學問之功已久吾犯意先生能尊德性也今聞人毀已而怒血氣勃然則所謂尊德性昔文安在言訖趨出諒為之氣沮

陽明王公為刑部主事決囚南畿有陳指揮者殺十八人繫獄憂賄當道十餘歲不決王公恐首命誅之巡按御史反為立請而王公竟不從陳臨刑呼曰死而有知必不相舍公笑曰吾不殺汝十八人之魂當不舍吾汝死何

能為予覓斬於市々人無不囓稱快陝之父
死於陣而其子又以與賊交通伏誅三世受
刑亦異事也

柳公譚纂卷下終